



政治分歧是正義 與邪惡之間的屬 靈戰爭嗎？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不少評論家都同意，現在美國政治愈來愈趨於兩極化，越來越趨於部落主義、山頭主義，那就是堅定不移地認為自己一方在所有議題上永遠是對的，另一方則永遠是錯的。筆者觀察到，宗教在這方面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有些宗教人士將不同的對立面上綱上線為「正義與邪惡之間的屬靈戰爭」。

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

最近在加州頗有影響力的基督教保守派領袖林修榮在其網頁轉貼了一段消息，題目是：《善惡的永恆之戰正在發酵：維加諾大主教給川普總統一封強而有力的信》，以下是維甘諾（Carlo Maria Vigano）大主教6月7日信函的摘要：「總統先生：近幾個月來，我們目睹了兩個對立勢力的形成，我認為這是關乎聖經的：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光明之子組成了人類顯而易見的部分，而黑暗之子則只代表極少數。……我們還將發現，近日的暴動是由那種人挑釁起的，他們看到病毒難免消退，社會對大流行病的警鐘也正在削弱，就不得不挑起內亂，引致面對壓制，儘管是合法的，卻可以被利用作無理侵犯人民的譴責。同樣的事情也在歐洲發生了，完全同步。明眼人都看見，使用街頭抗議活動，有助於那些希望在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中的一位，他們忠實堅信，就是要體現『沼澤政團』的目標。……我相信您在訪問聖約翰保羅二世國家教堂（National Shrine of St. John Paul II）之後遭受的攻擊，是媒體精心策劃的輿論攻擊之一，輿論攻擊的目的，並非針對種族主義而帶進社會秩序，而是要加劇分歧；不是伸張正義，而是使暴力和犯罪合法化；」

維加諾大主教所說的「暴動」和「內亂」是指因為佛洛斯德事件而引發起一連串的示威和騷亂，筆者在此鄭重聲明，我反對那些借題發揮的搶掠和破壞行為，我在《反種族主

義下的寒蟬效應》一文裏面清楚地反對矯枉過正的做法，例如解散警隊和製造白色恐怖。但同時我亦撰文指出，這種動蕩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種族主義，遺憾的是，維加諾大主教在高舉正邪之戰的大旗時，卻沒有嚴正地譴責種族主義的邪惡，而是反過來說是人們惡意攻擊特朗普。特朗普在教堂外高舉聖經拍照之後，許多宗教領袖都譴責特朗普的行為是不光彩或不恰當，例如瑪麗安·布德牧師（Mariann Budde）、邁克爾·庫裡牧師（Michael Curry）、吉尼·吉爾巴斯牧師（Gini Gerbasi）……等。不過，亦有一些宗教領袖宣稱支持特朗普的行為，例如羅伯特·杰弗里斯牧師（Robert Jeffress）。本來在這個議題上是仍然有討論空間的，然而，當另一方被定性為邪惡和站在敵對神的一邊時，自己的陣營在道德良心上便會完全得到釋放，基本上已經不需要有對話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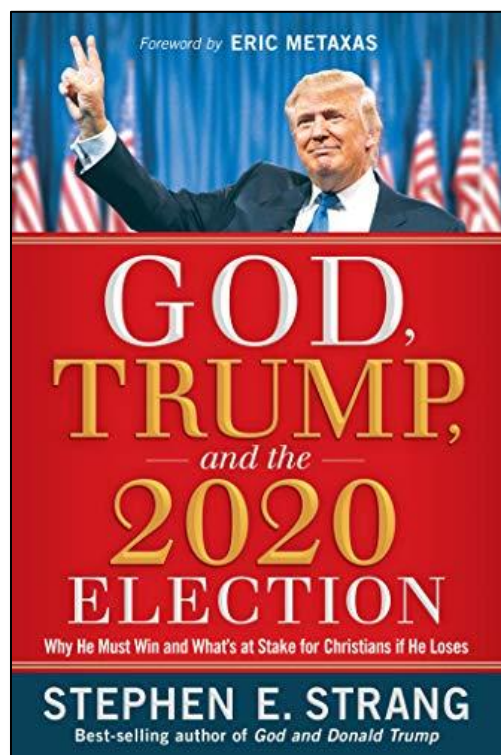
反對特朗普就是反對聖經？

在《上帝、特朗普與 2020 年大選：他為什麼必須獲勝，如果他輸了對基督徒有何影響？》一書中，史蒂芬·斯特朗（Stephen Strang）也將美國的政治局勢稱為「善與惡之間的屬靈鬥爭」。他寫道：「我相信聖經提到的屬靈力量正在動員，這就是所謂屬靈戰爭。大多數基督徒都意識到，反對我們的觀點或擁護令我們的文化和民族走向更腐朽的觀點的人是受到他們可能不了解的力量所影響，聖經稱這些邪惡力量為『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弗 6:12）。」原來，批評特朗普總統和共和黨就是站在大多數基督徒的對立面，就是受到了邪惡屬靈勢力的影響！

他又寫：「面對現實吧！那些反對特朗普的人幾乎都一致反對聖經的基督徒。」筆者認識很多

反對特朗普的基督徒，原來他們都是反對聖經的！這種論據就好像是在談及國家民族時，有人質問你：「你愛國嗎？反對我就是反對整個國家民族和幾千年的文化！」

筆者並不是否認在宇宙中真的有正義和邪惡的屬靈爭戰，在歷史長河裏面，民主自由制度與奧維爾式體制的鬥爭是名符其實的善惡之爭，因為血淋淋的歷史事實顯示出極端主義反人道的邪惡本質，但儘管如此，並不是只有一方永遠是對，另一方永遠是錯，實際上，民主自由社會仍有許多需要去檢討和糾正的罪惡，例如種族主義。



無條件地擁護領導人只應出現在奧維爾式社會

有些讀者可能會追問：「為什麼你批評保守派、福音派、特朗普、共和黨？自由派和民主黨不是也有許多問題嗎？」其實我並不是「逢特必反」，例如我贊成特朗普在貿易談判和新冠肺炎起源上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另一方面，我在很多其他文章中批評自由派、民主黨對非法移民過度寬鬆，平權法案製造了另一種不平等，過度鼓吹自由而導致性放縱和其他社會問題，還有過度強調政治正確性而造成白色恐怖。

但更加重要的是，儘管支持民主黨的基督徒傾向於宣揚社會福音，即是耶穌頒布的使命是照顧窮人和被壓迫者，但他們並沒有說：「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話，你就是屈服於撒旦和邪惡勢力。」舉例說，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曾經是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民主黨候選人，她亦是循道衛理教會的教友，其政治議程之一是爭取社會正義，她相信自己為醫療改革、監獄改革、提高工資所做的努力正是要實現上帝的旨意，但是，她和她的支持者沒有說，如果你不同意，你就不是信奉聖經！

我並不是說溫和的態度是民主黨人的專美，事實上，有些世俗的右派團體亦很持平，舉例說，位於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傾向於保守派的陣營，在很多議題上其立場和共和黨、福音派十分接近，甚至是一致，例如有些胡佛學者認為民主黨推動的福利制度產生了反效果，機會平等並不一定會達到結果平等，說「美國是種族主義國家」或者「奴隸制度是美國癌細胞」等指責是過份，氣候變遷是炒作出來的.....。但同時亦有人在胡佛學術會議中批評特朗普，例如，當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學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在《胡佛政策簡報》中就特朗普的外事政策發表演講時，他直言不諱地說：特朗普根本沒有任何政策！這是一個學術研究所應有的風範！無條件地擁護領導人一切所說所做和將反對聲音妖魔化的事情，只應該出現在奧維爾式的社會裏面。筆者相信這分別就是在於胡佛研究所並不是宗教組織。

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非主張不可以把將宗教思想帶入政治之中，但是，把一己的主張當為絕對聖經真理，輕易地將政治分歧上綱上線為正義與邪惡的屬靈戰爭，我恐怕這會重蹈中世紀教會的覆轍。今天是美國國慶日，這是一個反省什麼是愛國主義的良機，中國古語有云：「愛之深，責之切。」批評總統和他的主張可以是愛的表現，領導人並不可以全權代表上帝，其主張亦不可能充分反映聖經思想。

2020 年 7 月 4 日

[更多資訊](#)